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九

廿九

宋張君房輯

明張萱訂

天神仙傳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
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
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
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

之道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
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
年而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
予將去汝入無窮之間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
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焉

若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者以秦
時遊乎北海經乎太陰人乎玄闕至於蒙穀之山而

見若士焉其爲人也深目而玄準鵠肩而脩頸豐上
而殺下欣欣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因遯逃乎碑
下盧仍而視之方踰龜殼而食蟹蛤盧敖乃與之語
曰唯以敖焉背羣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勿而好遊長
生而不渝周行四極唯此極之未窺今覩夫子於此
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淡然而笑曰嘻予中州之民
不宜遠而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比乎不
名之地猶安奧也昔我南遊乎涸涸之野北息乎沉
嘿之鄉西窮窈冥之室東貫鴻洞之光其下無地其

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猶有沃沃之泥其
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
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
九陟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敖
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恍惚若有所喪也敖曰吾比夫
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
爲之遠不亦悲哉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符還年益命

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
文淵曰土符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
後亦昇仙今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
二人矣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
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倏然不復念
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
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

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
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果
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
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白石壘壘復謂弟
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
偕往尋之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
萬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
好道便得耳初起於是便捨妻兒留就初平其服松
栢茯苓至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顏有童子之色

乃俱還鄉里親戚來方略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
南伯逢易姓爲赤松子也初起改字爲魯班初平改
字爲松子其後服此藥仙者其有數十人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吏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宦
學道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無輕
困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二五人
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屋舍
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恠之云此君所寄奴畜

十五餘口金不留寸資當如何違去之後主人飲食
奴侍奴聞食氣皆吐逆不視又以草與驢羊亦避去
不食更欲抵觸人主人乃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
身體光澤異於食時驢羊俱肥沈寔三年乃返各復
以一丸藥與奴侍驢羊乃還飲食如故違遂斷穀不
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
知所在也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角里先生受山隱靈寶方一

曰伊洛飛龜秩二曰白禹正機三曰平衡按合服之
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
後乃得仙去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
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
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乃
誡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飼於白犬大即能飛者
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

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歿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大卽歿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歿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復歸歿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丹入口卽歿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卽歿當奈此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歿得無有意邪又服之丹入口

復歿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今服丹卽歿當用此何爲若不服此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歿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卽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如似解釋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奧旨矣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除病救濟
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
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家還道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
一乘白虎車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
赫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
答曰是也何以問之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
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盡矣黃老命遣仙
官下來迎之侍郎簿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
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二

仙人著羽衣持節以白玉板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羲
不能讀遂載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皆共見之不知
何等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
田中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數百人
恐是邪魅將羲人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
不得後四百餘年求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
懷喜曰聞先人相傳有祖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
說初上天時云不見天帝但見君老君東向坐左
右敕羲不得謝但嘿坐而已殿殿鬱鬱有如雲氣五

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不可知測四壁習習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須臾數變玉女持金案玉盃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歿夫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飲畢拜而不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鷄子脯五寸遣羲去曰汝還民間治百姓之疾病者若欲來上界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今多得符者矣

李八百

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已八百歲因名云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鄆市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公房作傭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八百驅使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之後八百詐爲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醫合藥費用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遍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爲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吾甚

要汝得愈無所恡惜而今正爾當奈汝何八百曰吾
瘡可愈須得人舐之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
舐不能使疾愈若得君舐應愈曰公房即自舐之八
百言君舐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舐之當差公房
乃復使妻舐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三十斛旨酒
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即爲具酒三十斛致於器
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
仙人子有志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
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舐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澡
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
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食於成都
市所得隨多少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所
宿有古強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
乃去青城山中強後欲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
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
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敗強竊憂刀折至旦復出阿

問強曰汝憂刀敗耶曰實愁父怒阿卽取刀以左右
擊地刀復如故以還強強逐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
犇車阿以脚置車下輾其骨皆折阿卽歿強守視之
須臾阿起以手抑脚而復如常強時年十八見阿如
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人言被崑
崙召當去遂不復還

王遠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
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通知天

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
出使郡國通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
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
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子孫鄉里
人累世傳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爲方平架道室
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
餘年耽家無疾病歿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
萬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
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歿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

但悲啼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噐燒香就牀上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躡夢或謂躡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躡將終故委躡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

蔡經

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

從狗竇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有皮頭足俱存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語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到其日家假借噐作飲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至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間但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

平著遠遊之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劔黃色
少鬢長短中人也乘羽蓋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
後麾節旌旗導從威儀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
百士皆以蠟密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
集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唯尚見
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
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
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
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

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
而先彼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親覲
願未卽去耳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
馬之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
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
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日不可得
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
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
外擘脯而行之如行栢多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

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
會將略半也豈時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
海中復行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弟婦新
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
米來便以擲之視以墮地皆成真珠方平笑曰麻姑
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
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
淳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以水添
之汝輩勿恠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

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
足復還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相聞求酤酒須臾
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
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手瓜不似人形皆似烏瓜蔡
經心言背大痒時得此瓜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
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忽
謂其瓜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
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
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

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邪不正於經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崇者君使帶此符以敕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中當亦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

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歿後子孫行其符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飲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荅言常治崑崙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宮室如一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連反覆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歿之事皆先來關王君王君出或不盡將百官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人每常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或有干道自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

方平有書與陳尉真書書字廓落大而不楷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起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涉正

涉正者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也漢末從數十弟子人吳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於室宇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

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炁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李八百呼正爲四百歲兒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耀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火樹生草卽焦枯更指之卽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累日求之不得博

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伺
提取之於是博以一赤丸擲軍中須臾火起張天奴
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火卽滅所燔
屋舍百物向已焦然者皆悉復故博每作火有他燒
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博自止之乃止耳行
大水中不但已身不濡乃能使從已者數百人皆不
濡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
水上不沒不濡終日盡歡其病疾者就博自治亦無
所云爲直指之言愈卽愈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磐石

博乃入其中去初故見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乃沒
又能吞刀劔數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引
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
耳後入林瀘山中合神丹仙去矣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
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去生轉遠去死轉近矣而但
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烝絕則次位爲王侯金玉如
山何益形爲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

師桑子具受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遂亦不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申之不直百日數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在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里又能吐炁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卽墮地臨淵投

符召魚鼈卽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卽見千里之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噐盛水著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直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病在外者澡之皆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著脂粉者法金之

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
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玄武不歿
之道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
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炁剛躁志節疏畧至於
遊宴聲炁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
旣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女之色乃服珠縕
得仙入玄洲中去

南極子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千吐之數十枚煮

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有少許粉如指端者
取杯呪之卽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
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卽成美酒飲之醉
人舉手卽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
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矣

黃盧子

黃盧子者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
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炁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
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

力舉于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炁高丈餘天下
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使昇天使作雨數數
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矣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本大儒生博綜五經晚
乃計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弟子千餘人其
九鼎大要惟付王長後得趙升七試皆過第一試升
初到門不通使罵辱之四十餘日露霜不去第二試
遣升於草中守稻驅獸暮遣美女詐言遠行過寄宿

與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未去遂留數日頗以姿容
調升升終不失正第三試升行路上忽見遺金四十
餘餅升趨過不取不視第四試升入山伐薪三虎交
搏之持其衣服但不傷升不恐怖顏色自若謂虎曰
我道士也少不履非故遠千里來事師求長生之道
汝何以爾豈非山鬼使汝來試也汝不須爾虎乃去
第五試升使於市買十餘疋物已估直而物主誣言
未得直升卽捨去不與爭訟解其衣服賣之於他交
更買而歸亦不說之第六試遣升守別田穀有一人

來乞食衣不蔽形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惡可憎升
爲之動容卽解衣衣之以私糧爲食又以私米遺之
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之上有桃樹大
如臂生石壁下臨不測之谷去上一二丈桃樹大有
實陵告諸弟子有能得此桃者當付以道要于時伏
而窺之三百許人皆戰慄却退汗流不敢久臨其上
還謝不能得唯升一人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
在此終不使吾歿於谷中矣師有教者是此桃有可
得之理乃從上自擲正得桃樹上足不蹉跌取桃滿

懷而石壁峭峻無所攀緣不能得還於是——擲上
桃得二百枚陵乃賜諸弟子各一枚餘二枚陵食一
留一以待升於是陵乃臨谷伸手引升衆人皆見陵
臂不加長如掇一二尺物忽然引手升已得還仍以
向餘一桃與升食畢陵曰趙升猶以正心自投桃上
足不蹉跌吾今欲試自投當得桃否衆人皆諫言不
可唯趙升王長不言陵遂自投不得桃上不知陵所
在四方則皆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咄唯
升長二人嘿然無聲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師自

投於不測之谷吾等何心自安乃俱自擲谷中正墮
陵前見陵坐局脚玉牀斗帳中見升長笑曰吾知汝
二人當來也乃止谷中授二人道要

欒巴

欒巴者蜀郡人也好道不修俗事太守詣與相見屈
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嘗謂巴曰聞功曹有神術可
使見否巴曰唯唯卽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
狀須臾失巴而聞壁外作虎聲而虎走還功曹宅乃
巴耳後入朝爲尚書正旦大會而巴後至而頗有醉

態酒至又不飲卽西南嚙之有司奏巴大不恭詔以
問巴巴頓首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人爲臣立生
廟今旦耆老皆入臣廟不得卽委之是以頗有酒態
適來又觀臣本郡大火故嚙酒爲雨以滅之詔原復
坐卽令驛馬書問成都果信云正旦日大火雨自東
北來滅之而有酒氣焉

淮南王八公

淮南王劉安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
一篇又著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徃詣

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長生
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
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矣
自無駐衰之術賁育之氣也豈能究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金乏不敵相通公
笑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
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誠欲市馬者以致騏
驎師郭生以招郡彥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
欲一見王就令無益亦不作損云何限之逆見嫌擇

若王必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
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等老謹以少矣
言畢八公化爲十五童子露髻青鬢色如桃花於是
門吏驚揀馳以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卽徒跣出迎以
登思仙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燔百和之香
進金玉之机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
材少好道德羈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類貞藪山
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精誠浮薄抱情
不暢邈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

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乞道君哀而教之則頓
矜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以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
淺識具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
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
山嶽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
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盡暝一人能
乘虛步空起海陵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
火不焦入水不濕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
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立成
轉徙萬物陵嶽移行宮室一人能防災度厄辟却衆
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鍛鉛爲銀
水鍊八石飛騰琉珠乘龍駕雲浮遊太清在王所欲
安於是旦夕朝拜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
霧無不有効遂受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

或曰此乃神仙傳中語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九 終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

廿十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萱訂

洞仙傳

元君

元君者合服九鼎神丹得道著經九卷

九元子

九元子者鍊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經

長桑公子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
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彼長桑公子
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也

龔仲陽

龔仲陽者受嵩山少童步六紀之法

上黃先生

上黃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隱形法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卽東卿司命君盈之高
祖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
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
赤城繼世面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
之因改臘曰嘉平

常生子

常生子者常漱水成玉屑服之以昇天

長存子

長存子者學道成爲玄洲仙伯

蔡瓊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冊方合服得道自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即起

張穆子

張穆子者修太極上元年紀以昇仙後以此法授龔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浴契鈴經得仙

九源丈人

九源丈人者爲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精水獸蛟鯨之類

谷希子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爲太上真官東方朔師之受閻風鍾山蓬萊及神州真形圖

王仲高

王仲高常在淮南市行卜父老傳云比世見之伍被

言於淮南王安安欣然迎之謂安曰黃帝吾父之長子也昔師朱襄君受長生之訣卽以傳安

陽生

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罍漿服之得道

西門君惠

西門君者少好道明諸識緯以開山圖授秦始皇而不能用

玄都先生

玄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天地鈴經行而得道

黃列子

黃列子者嘗遊獵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穴遇神芝服而得風仙

公孫卿

公孫卿者學道於東梁甫山一云滋液山山宮中有合成仙藥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金在宮中合藥時頌曰玉女斷分劑蟾蜍主和擣一丸練人形二丸顏容好

蔡長孺

蔡長孺者蜀郡人夫妻共服十精丸體氣充盈年九十生一男名度世一百五十歲復生一男名無極年三百歲視之如少童

延明子高

延明子高者服麋角得仙

崔野子

崔野子者服朮以度世

靈子真

靈子真者服桃膠得仙

宛丘先生

宛丘先生者服制命丸得道至湯之末世已千餘以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三百年視之如十五童子彭祖師之受其方三首

馬榮

馬榮者住梁國穀城中兩眼赤爛瞳子不見物而能明察洞視北方多病癩鄉里不容者輒來投榮榮爲治之悉差榮云患脚常乘鹿車行無遠近不見人牛推引而車自至或一日赴數十處請而各有一榮凡

清華錄靈寶錄 卷之三 五
與人語自稱厄子作牽三詩類乎識緯孝建二年三
月初作書與兩國人別至十六日中時果卒

任敦

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山學道後居茅山南洞修
步斗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役鬼召神隱身分形玄居
山舍虎狼不敢犯

敬玄子

敬玄子修行中部之道存道守三一常歌曰遙望崑
崙山下有三頃田借問田者誰赤子字元先上生烏

靈木雙闕俠兩邊日月互相照神路帶中間捉藥三
微嶺飲漱華池泉遨遊十二樓偃蹇步中原意欲觀
絳宮正值子丹眠金樓凭玉几華蓋與相連顧見雙
使者博著太行山長谷何崢嶸齊城相接隣縱我飛
龍轡忽臨無極淵黃精生泉底芝茲披岐川我欲將
黃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飲流丹羽翼奮迅解意猶未
策外子喬提臂牽所經信自險所貴得神仙

帛舉

帛舉字子高嘗入山採薪見二白鶴飛下石上即成

兩仙人共語云頃合陰丹成就河北王母索九劍酒服之至良子高聞仙人言就訪王母者得九劍酒還告仙人乞陰丹服之卽翻然昇虛治於雲中掌雲雨之任

徐道季

徐道季少住鵠鳴山後遇真人謂曰夫學道當巾天青詠大歷跖雙白徧二赤此五神道之祕事也其語隱也大歷者三皇文是也道季修行得道

趙叔期

趙叔期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王屋山中遇卜者謂叔期曰欲入天門修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請其要道因以素書一卷與之是胎精中記拜受之後得道

毛伯道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同於王屋山學道三十餘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卽死次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不敢服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以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

世

莊伯微

莊伯微者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後見崑崙山人授以金液方合服得道

劉道偉

劉道偉少入嶧冢山學道積十二年遇仙人試之將一大石約重萬斤以一白髮懸之使道偉卧其下顏色無異心安體悅又十二年遂賜以神丹服之昇天

匡俗

匡俗字子希少以孝悌著稱召聘不起至心學真遊諸名山至覆笥山見山上有湖周迴數里多生靈草異物不可識其傍有石井泉通湖中又有石鴈至春秋時皆能群飛復有小石笥中有玉牒多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後服食得道

盧耽

盧耽者少學道得仙後復仕爲州治中每時乘空歸家到曉則反州嘗元會期會在列時耽後至迴翔閣

前欲下次爲威儀以簞擲耽得一隻履墜地耽由是
飛去

范豺

范豺者巴西閬中人也久住支江百里洲修太平無
爲之道臨日噓歎項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而
桓温時頭已斑白至宋元嘉中狀貌不變其占吉凶
雖萬里外事皆如指掌或問先生是謫仙邪云東方
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又云我見周武王
伐紂洛城頭戰前歌後舞宋文帝召見豺答詔稱我

或稱吾元兇初爲太子豺從東宮過指官門曰此中
有博勞鳥柰何養賊不知文帝惡之勅豺自盡江夏
王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文帝令發其棺看柩無屍乃
悔之越明年豺弟子陳忠夜起忽見光明如晝而見
豺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豺起迎之忠問是誰
豺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豺問忠比復還東鄉善護
我宅卽百里洲也

傅先生

傅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極真人與

之木鑽使以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仙可得也於是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期寧有不得道者即授以金液還丹服之度世

石坦

石坦字洪孫渤海人也遊趙魏諸名山得道能分身同時請十餘家各家有一坦所言各異

鄭思遠

鄭思遠少爲書生善律曆候緯晚師葛孝先受正一

法文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太清金液經洞玄五符入廬江馬迹山居仁及鳥獸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虎父尋還又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乘騎虎父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橫江橋逢相識許隱且暖藥酒虎卽拾柴然火隱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欲及熱插齒間得愈思遠爲扶之虎伏不動

郭志生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人晉元帝時云已四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蒲兩篋中常負之多止烏場張績家每歎曰兵荒方生毒流生民將以溝瀆爲棺材蒼蠅爲孝子必然之期可爲痛心後二年孫恩妖亂冬夏殺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謂績曰應亡爲吾備粗材器殯不須釘材亦不須埋但送山巖中以石鎮材上後少日而死績謹依斯教經數日績親人自富陽還見志生騎白鹿山中行作書與績

介琰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師白羊公受玄白之道能變化隱形常隨師入東海暫過吳爲先主禮之先主爲琰起靜室一日之中數過遣人問起居琰或爲童子或爲老翁無所食啖不受餉遺先主欲學其術琰以帝多內御遂不傳道法先主大怒敕縛琰著車甲轆引弩射之弩發而繩索獨存不知琰所之耳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鳥如烏狀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

有司奏聞始皇使使者齎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
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
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
乃謂可索得因訪求精誠道士徐福發童男童女各
五百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不返不知所在逮沈
羲得道黃老遣福爲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
乘龍車侍郎簿延乘白鹿車俱來迎

車子侯

車子侯者扶風人也漢武帝愛其清淨稍遷其位至
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應去至夏中當
暫還還少時復去如其言武帝思之乃作歌曰嘉幽
蘭兮延秀草妖姪兮中澹華斐斐兮麗景風俳徊兮
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期不
覺涕下兮霑裳

蘇耽

蘇耽者桂陽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羹耽
出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爲
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曰耽

受命應仙遠遠供養作兩大櫃留家中若欲須食扣小櫃欲得錢帛扣大櫃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其怪其獨如此白官遣吏檢櫃無物而耽母用之如故先耽將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此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合門元吉母年百餘歲終聞山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爲之立祠矣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許季山得病不愈清齋祭太山請命晝夜祈訴忽有神人來問曰汝是何人何

事苦告幽冥天使我問汝可以實對季山曰僕是汝南平輿許季山抱疾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請決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吾有易道可以射知汝禍崇所從季山因再拜請曰幸蒙神仙迴降願垂告示巨君爲筮卦遇震三三之恒三三初九六二六三有變巨君曰汝是無狀之人病安得愈乎季山曰願爲發之巨君曰汝曾將客東行爲父報仇於道殺客內空井中大石蓋其上此人上訴天府以此病謫汝也季山曰實有此罪巨君曰何故爾耶季山曰

父有爲人所搏耻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至客
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難欺汝勤自首吾
還山爲請命季山漸愈巨君傳季山筮訣遂善於易
占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

馮伯達

馮伯達者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精進濟物道民陳
辭得旨與戴矜生相似又是同時人也元嘉中伯達
下都後寄戴鄉人還南行至梅根阻風連日伯達謂
船主曰欲得速至家但安眠慎勿開眼其夜聞舫下

刺樹杪而不危抗竊有窺者見兩龍俠梁翼船迅若
電逝未曉到舍伯達尋入廬山不返

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也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
齋誦詠口不輟響常著屐行無遠近入山或百日五
十日輒還家人問越未嘗實對後鄉人斫枯木作弓
於大陽山絕崖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
山中還於巒村暴亡家迎覺棺輕疑非真尸發看唯
竹杖耳宋大明中越鄉人爲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

遇越容貌更少共語移時訪親表存亡悲欣凝然越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因與卿散一裹令温酒頓服之臺將還都番下具傳越言而越婦服散嗽即愈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王敦欲反使之占夢曰吾昨夢在石頭外江中扶犁耕卿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耕亦自不成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自占命盡何如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令誅璞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

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深惠銜涕行法殞後三日南洲市人見璞負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敦聞之不信使開棺無尸璞得尸解之道今爲水仙伯

戴孟

戴孟字成子武咸人也漢武帝時爲殿中將軍本姓燕名濟字仲微得道後改姓名入華陰山授祕法於清靈真人裴君得玉佩金璫經石精金光符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山世遠常與之遊處

郭文舉

郭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常游名山觀華陰石室
洛陽陷入吳居大辟山停木於樹苦履而止時猛獸
爲暴文舉居之十餘年無患丞相王導使迎至京師
朝士咸共觀之文舉頽然箕踞旁若無人周顛問曰
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邪文舉曰吾無害獸之心故
獸不害人周顛庾亮桓溫劉恢共歎文舉雖無賢人
之才而有賢人之德咸和元年懇求還山導不許復
少日遁入臨安白土山明年蘇峻作亂時人謂文舉
逆知故去也有老子經二卷緝盛懸屋未嘗見讀之

山外人徐凱師事文舉受籙籙上將軍吏兵並見形
於凱使役之今凱見社竈神戒凱曰不可有房室不
復爲卿使凱後娶暨氏女諸神卽隱唯餘錄吏二人
不復從命語凱云汝違師約天曹已攝吏兵留我昔
守太上籙不復可使文舉亡如蟬蛻山下人爲之立
碑文舉書箬葉上著金雄詩金雌記後人於其所住
牀席下得之次第尋看識緯相似乃傳於世

姚光

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得神丹之道能分散形影坐

在立亡火之不焦刀之不傷吳主身臨試之積灰數千束令光坐荻千束旅裹十餘重火焚之煙焰翳日觀者盈都咸謂光爲煨燼矣火息後見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手把一卷書吳主讀不能解後不知所之

徐鸞

徐鸞者吳郡海鹽人也少有道炁能收束邪精錢塘人杜氏女患邪鸞召魅卽見丈夫著白袂葛單衣入門鸞一叱卽成白龜一旦與群從兄弟數人登石崎山斫春柴日暮鸞不返明日尋覓見鸞在山上腋挾鎌倚而不動或乃抱鸞唯有空殼

丁令威

丁令威者遼東人也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嘗蹙歸化爲白鶴集郡城門華表柱頭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離塚纍夫左元放爲羊令威爲鶴斯並一時之跡耳非末爲羊鶴也遼東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仙矣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久在於東陽谷口携弟子登崖穴處御六炁守三一冬夏不改其服顏色日少符堅累徵不就堅尋大舉南征以弟融爲大將軍遣人問嘉曰金堅火強仍乘使者馬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因墮其衣裳奔馬而還踞牀而不言堅又不解更遣人問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爲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未年也以秦居西爲金晉都南爲火火能鑠金也嘉尋

移高高山姚萇定長安問嘉朕應九五不嘉曰畧當得萇大怒曰小道士答朕不恭有司奏誅嘉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兩弟子計已千餘里正是誅日嘉使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有竹杖一枚萇尋亡

寇謙之

寇謙之者不知何許人也弱年好道入東嶽岱宗山精苦累年一旦得真人分以成丹白日昇天謙之符章救治百姓神驗于今北方猶行其道者多焉

董幼

董幼者海陵人也兄弟三人幼最小早喪父幼母偏
念其多病不能治家年十八謂母曰幼病困不可卒
愈徒累二兄終不得活欲依道門灑掃以度一世母
許之幼在師家恭謹勤修長齋篤學未嘗暫怠遂洞
明道術年四十一夜有真人降授幼水行不溺之道
以一馬鞭與幼令幼以鞭水行於水上如行平地晉
義熙中幼還家辭母云幼已得道不復留人間今還
與家別母曰汝應往何處去復幾時可還幼曰應往
峨眉山更受業未有歸期中表鄉隣共送幼至區陽
西江見幼鞭水而行漸漸而遠顧謂二兄曰世世傳
道業矣

劉愷

劉愷者不知何許人也長大多鬚垂手下膝久住武
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夕至不見有所修爲頗以
藥術救治百姓能勞而不倦用藥多自採所識草石
乃窮于藥性雍州刺史劉道產忌其臂長於襄陽錄
送文帝每旦檻車載將往山採藥暮還廷尉愷後以

兩短卷書與獄吏吏不敢取燼焚之一夜失燼關鑰
如故閭闔門吏行夜得燼送廷尉燼語獄吏云官尋
殺我殞後勿釘棺也後果被殺死數日文帝疑此言
使開棺不見尸但有竹杖耳

王質

王質者東陽人也入山伐木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
圍碁歌笑質聊置斧柯觀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
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
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終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一

棠一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萱訂

洞仙傳

干吉

干吉者瑯琊人也其父祖世有道術不殺生命吉精
苦有踰於昔人常遊於曲陽流水上得神書百餘卷
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號曰太平青籙書孫策平江
東進襲會稽見士民皆呼吉為干郎事之如神策招

吉爲客在軍中將士多疫病請吉水歎漱輒差策將
兵數萬人欲迎獻帝討曹公使吉占風色每有神驗
將士咸崇仰吉且先拜吉後朝策見將士多在吉所
因怒曰吾不如干君耶乃收吉責數吉曰天久旱水
道不通君不同人憂安坐船中作鬼態束吾將士敗
吾部曲今當相除即縛吉暴使請雨若能感天今日
中大雨者當相原不爾加誅俄而雲興雨霽致中漂
沒將士共賀吉策遂殺之將士涕泣收葬明日往視
失尸策大愴恨從此常見吉在其前後策尋爲許貢

昌季

伏客所傷照鏡見吉在鏡中因拊鏡大叫臂創裂而
死世中猶有事干君道者

昌季

昌季者不知何許人也入山擔柴崖崩墮山下尚有
微氣婦來見之涕泣哀慟仙人尹伊聞之愴然謂婦
曰吾是仙人能治汝壻即以角煎賜之并付其方藥
盡未差可隨合作也能長服之令人神仙婦以藥治
季即愈季合藥服之千日忽然飛昇婦流涕追之顧
謂婦曰道與世殊卿善自愛敬婦慨然復合藥服之

三年便復飛去至蓬萊山見季季曰知卿當來爾

王子喬

王子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縣令漢法畿內長吏節朔還朝每見子喬先生至不見有車馬跡而怪之明帝密使星官占候輒見雙鳥從東南飛來乃羅得一隻履時人異之

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人也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用為立信校尉黃武二年起學道師介琰受黃白術

父父能隱形遁迹後居茅山之東時與弟子採伐貨易山場市里而人不能知之數入洞中得仙

范幼冲

范幼冲者遼西人也受太素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旦存青白赤三炁各如縵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行之十年得道其法約其事驗太素秘道也

青谷先生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修行九息服氣之道

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得道一旦天降劉文饒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得入太華山文饒名寬弘農人也仕後漢位至司徒太尉視民如赤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夏馥

夏馥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常服术和雲母後入吳山遇赤須先生傳之要法又遇桐栢真人授之黃水雲漿法行之得道馥少時被公府辟書致於桑樹乃去當時咸服其高邁

劉諷

劉諷字偉惠潁川人也師季主服日月精華得道後歸鄉里託形杖屨而去

展上公

展上公者不知何許人也學道於伏龍地乃植李彌滿所住之山上公得道今為九宮右保司其常白諸仙八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羨憶之未久忽已三千歲矣郭四朝後來住其處又種五果上公云此地善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可以除災癘

周太賓

姜叔茂附

周太賓巴陵侯姜叔茂者並不知何許人也學道在句曲山種五果五菜貨之以市丹砂今姜巴地多韭薤卽其種耶二人並得仙叔茂曾作書於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飈車宴于句曲太賓善鼓琴昔揮獨絃乃彈而入音和以教麋長生孫廣田卽登也二人後皆得道爾

郭四朝

郭四朝者燕人也秦時得道來句曲山南所住處作塘遏澗水今深基塘垣墻今猶有可識處四朝乘小船遊戲其中每扣船而歌其一曰清池帶雲岫長林鬱青葱玄鳥翔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檝揚神波稽首乘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丘林中其二曰浪神九陔外研道途全真戢此靈鳳羽葳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輩孰盡汝車輪其三曰遊空落飛飈虛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揮翮扇天津菴藹慶雲翔遂造太微戶挹此金梨漿道

造玄陔表不存亦不亡其四曰駕歛舞神霄披霞
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九華室神虎洞瓊林香風合
成一開闔幽冥戶靈變玄迹滅

張玄賓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曾舉茂才始師西河蘄公受服
木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樊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遁
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內爲理禁伯主
諸水雨官玄賓善談空無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
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

焉無無亦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
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
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桐栢諸靈仙亦不能
折之自云曾於蓬萊遇宋晨生論無粗得其意也

趙威伯

趙威伯者東郡人也少好道受業於邯鄲張先生挹
日月之景服九雲明鏡之華得道來入華陽內爲保
命丞河圖云吳楚多有得見太平者常語人云此論
不虛此驗不久其所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又善嘯聲

若衝風之擊長林衆鳥之群鳴須臾歸雲四集零雨其濛

樂長治

樂長治者不知何許人也仕漢桓帝至中書侍郎後師中嶽李先生受步天元法修之得道

杜曷

杜曷字叔恭吳國錢塘人也年七八歲與時輩比郭戲有父老召曷曰此童子有不凡之相惜吾已老不及見之曷早孤事後母至孝有聞鄉郡三禮命仕不

就歎曰方當人鬼殺亂非正一之炁无以鎮之於是師餘杭陳文子受治爲正一弟子救治有效百姓咸附焉後夜中有神人降云我張鎮南也汝應傳吾道法故來相授諸秘要方陽平治曷每入靜燒香能見百姓三五世禍福說之了然童書符水應手卽驗遠近道俗歸化如雲十年之內操米戶數萬晉太傅謝安時爲吳興太守見黃白光以問曷曷曰君先世有陰德於物慶流後嗣君當位極人臣尚書今陸納世世臨終而金患侵淫瘡納時年始出三十忽得此瘡

昺爲奏章云令君大危得過授納靈飛散方納服之
云年可至七十大司馬桓溫北伐問以捷不昺云公
明年三月專征當挫其鋒溫至方頭石門不開水涸
糧盡爲鮮卑所攝謂弟子桃葉云恨不從杜先生言
遂至此敗符堅未至壽春車騎將軍謝玄領兵伐堅
問以勝負昺曰我不可徃徃必無功彼不可來來必
覆敗是將軍効命之秋也堅果散敗盧竦自稱先生
常從弟子三百餘人昺以白桓溫竦恟東治老木之
精術惑百姓比當逼揆宮闕然後乃死耳咸安中竦

夜半從男女數百人直入宮稱海西復位一時間官
軍誅勦溫方歎伏後桓冲欲引昺息該爲從事昺辭
曰吾兒孫金短命不欲令進仕至曾玄孫方得吾福
耳昺曰吾去世後當以假吾法以破大道者亦是小
驅除也與黃巾相似少時消滅素書此言函封付妻
馮氏若有災異可開示子侄勤脩德自守隆安中瑯
琊孫泰以妖惑陷咎及禍延者衆昺忽彌日聚集縱
樂無度勅書吏崇桃生市凶具令家作衣衾云吾至
三月二十六日中當行體尋小惡至期於寢不覺尸

柔无潔諸道民翁子爲之立碑謚曰明師矣

扈謙

扈謙者魏郡人也性縱誕不耻惡衣食好飲酒不擇精麁常吟曰風從牖中入酒在杯中搖手握四十九靈光在上照巍峩藜藿下獨向真理笑又曰進不登龍門退不求名位无以消天日常作魏峩醉精於易占常在建康後巷許新婦店前筮一卦一百錢日限錢五百止次卦千錢不爲也謙母住尚方門外路西有養女三四人自料理謙日日送錢三百供養母餘

錢二百謙以飲酒乞與貧寒晋海西旦出見赤蛇盤于御牀俄爾失蛇詔謙筮卦易林曰晋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不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以二萬人逆之於壽春北此災可消明年秋桓溫北討敗績各豫州刺史袁真不爲後援誅真還鎮石頭廢海西立簡文溫妾產息玄至艱難謙筮曰公第西北六間馬敞壞竟便產是男兒聲无雄烈當震動四海溫賜謙錢三十萬謙云謙用筮錢常患不盡且无容錢處請還公庫溫不聽許氏

以空檻借謙貯錢俄而夫人復送錢二十萬謙從得
溫錢後日筮三卦以供養母以溫錢飲酒求能酣客
不間識與不識群聚極飲於是遠近嗜飲客隨謙者
衆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計求酒之多少謙後斷
不復詣許氏尋覓經年忽於譙溝遇謙曰家中欲得
檻用先令隨還家取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飲酒數
千斗唯四十者纔足相補正餘一百半許有耳大夫
不復足顧矣吾以瓜刻壁記之寫笑便知也許氏試
依自言笑不差一文謙後母夜亡謙且還云因緣盡
矣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
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唯空衣無尸也

朱庫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久服石春辟穀符水不饑不
渴強丁不老庫忽云應得仙剋日發與親舊別云當
有迎者單衣白鞞須臾有兩黃鶴下中庭庫便度世
中庭仍有三黃鶴相隨飛向東郭外成三黃衣道士
携手東行因鄉人附書與家家人看尸唯有空殼者

姜伯真

姜伯真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在猛山採藥忽值
仙人使伯真平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仙人曰
勤學之至而不知心不正爲失因教之服石腦石腦
色班柔軟形如小石處所皆有久服身熱而不渴後
遂得仙繁陽子服之亦得道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二上

棠二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神仙感遇傳上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涉學而未有
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弊衣冒
風雪甚急忽見其來投觀中與之道室而宿既暝無
燈燭雪又甚忽見室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

而明唯以小胡蘆中出衾被帷幄裊褥器用陳設服
翫無所不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寢
光亦尋滅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冀天曉之後
聊得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宗老剝心責已周
遊天下以訪求焉

葉遷韶

葉遷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樵採避雨於大樹下忽見
雷公爲樹枝所夾奮飛不得樹枝雷霹後却合遷韶
爲取石楔開枝間然後得去仍愧謝之曰約來日却

至此可也如其言明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墨象
一卷與之曰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
也我兄弟五人要雷聲喚雷大雷二必卽相應然雷
五姓剛柔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
有殊効嘗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凌辱
遷韶於堦下大呼雷王一聲時中旱日光猛熾便震
霹一聲人皆顛沛太守下堦禮接之請爲致雨信宿
大雷雨澤遂足因爲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黃
河泛官吏被水爲勞忘其寢食遷韶以鐵札長二尺

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湧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
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墊溺于今傳之人有疾請符
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得其効多在江浙間周遊好
啗葷腥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

于滿川

于滿川者是成都樂官也其所居鄰里闕水有一老
叟常擔水以供數家爰矣忽三月三日滿川於學射
山通真觀看蠶市見賣水老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
相引蠶市看訖卽邀滿川過其家入橙竹徑歷渠漸

可十里許卽見門宇殿閣人物喧闐有像設圖繪若
宮觀焉引至大厨中人亦甚衆失老叟所在問人乃
葛瓚化厨中甬云來日蠶市方營設大齋頃刻之間
已三日矣賣水老叟自此亦不復來

進士王叡

進士王叡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
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彖象三十卷六經得失
史冊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藥其盲矣所有二種之
篇釋喻之說則古人高識洞鑒之士有所不逮焉嗜

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覆詞樞
亦猶劉闡之詬誚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嚼嵐霞
因亦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逢櫻杖櫻
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
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瘠若斯辭以不然道曰疾可愈
也予雖釋忤有鑪鼎之功何疾不除也叡委質以師
之齋于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魂金液
地魄坎崕運行寬猛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効
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結陽响陰滋

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今來拋日月受而製
焉餌之周星疹且瘳矣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
十殆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
止樂溫縣時擊獸結尾爲害尤甚叡醉宿草莽露身
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蛻得道之流也

王從玘

王從玘者宦官也蜀王初節制邛蜀黎雅爲永平軍
從玘爲監軍判官自是收剋成都罷鎮爲郡從玘栖
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常厥居於邛市有老叟

睨而視之曰將有大厄濱于死所探懷袖中小瓢以
丹砂十四粒與之曰餌此旬日而髯生勿爲怪也可
以免難矣服之三五日髯果生焉月餘詔誅宦官從
現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遁去荅曰君父之命豈可逃
乎俛首赴繫太守哀而上請蜀王特乞宥之視其狀
貌無復宦官矣

今狐綯

今狐綯者餘杭太守綯之子也雅尚玄微不務名宦
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卽一度開室焚香

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竒煙異香每見聞於庭宇
因言入靜之時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
老君見丹命張天師爲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
任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群胡擾於
中原蠶食華夏不能戢之尹真人之過也再立二十
四化分別人鬼澤及生靈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
登臺冥思取驗於大道可卽勅尹真登一蓮華寶臺
端寂而坐頃之萬景昏暝又命道陵亦登此臺旣坐
良久則竒彩異光種種變化天人交暢矣自是以道

陵代尹爲元中法師焉乙未年聞令狐之說丁酉年於西川濛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天師進位近爲元中法師與令狐所說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玄功杳冥難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

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意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髮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觀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

卷之二十三
六
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
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
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
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
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
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
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
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
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無本者爲弟子也亦得以

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
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
巖中得加筭久之母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
食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旣滿矣瓠忽重百餘
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麥飯數
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爲江陵節度副使
御史中丞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
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顯意入名山訪道後
不知其所也

劉彥廣

劉彥廣者金陵礪壁倉人也當為浙西衙職事節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元中明皇寵異之杖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遺表於船舫內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不知所適彥廣十年後奉使揚州於魚行遇若山擔魚貨之若山召彥廣至其家門巷陋隘蒿徑荒梗露草霑漬纔通人行入門漸平布磚花卉臺榭繁華之飾迨非世有命生設食聞其尚負官錢家

內窮罄憫之形於容色既而令於所止店中備生鐵及炭是夕唐詣其店置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遇道不宜復居小職但貞隱丘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豐產資家力勿食珍羞以增爾祿勿衣綺繡以增爾福陰功及物濟人之急道之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文妙經行而勤之焉彥廣得金如其言償官債營家業於礪壁世世八九十其孫松年入道天台焉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
峩眉山已及絕頂偶遺其所賣巾履步求之去伴稍
遠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
步乃到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館非世人所覩老人
引登臺臺顧望羣峯棊列於地有道士奕棊青童採
藥清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駭問老人曰此爲何
處也荅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峩眉洞天真仙
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際有人連呼文才之名
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久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
所遇之異焉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真訪道行及山半覺景物
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表入門左右池
沼澄澈嘉樹垂條棊布行列披蔓柔弱其實如梨馨
香觸鼻景顧望無人因撥擷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嚼
食俄有犬子數輩馳出吠之競欲搏噬景乃倉惶支

悟四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擲之果盡而犬亦去也迴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時僧休與劉景友善常話其事跡者也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大始中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焉言訖復彈碁如初有一小者登

樓彈琴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下立饑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卽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頭忽然不見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閭舍皆爲墟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卽喪其目矣父母愚

召庸醫以灸之光乃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
市還家於河上見大舫一艘絡以金絲飾以珠翠張
樂而遊可交立而觀之舫艤于岸中有一青童引之
登舫見十餘人峨冠羽服衣文班駁雲霞山水之狀
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
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爲火所損未可與酒
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耳以栗子一枚與之令食可
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
上岸忽如夢中足纔及地已墜於天台山瀑布之巖
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移
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泊到天台之時已三十
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袁以羽褐授之使居
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
上之簫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
載爲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具載縑緗靈
異可稱忽詳聽鑒定非凡骨况在名山今古不殊蓬
瀛何遠委本道切加安郵遂其栖隱於是任其遊息
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啟關躊躇以候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竦旁倚大山引之至一室內有機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試案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限窮味甚甘美因勞

謝而遣之曰世難卽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道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梓方將受錄頗異其事以爲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傳祕錄有此嘉祥旣彰悟道之階允叶登真之兆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金庭客

金庭客咸道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三二十里忽迷失舊路忽忽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栖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

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遠山谷冲寂既憇廡下久之烹野蔬藥苗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既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荅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爲名客驚曰五百甚遠尊師何時當還荅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閱歲月已

三四年矣尋卽復往再訪其蹤無能知其處所矣

裴沈

裴沈仕爲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日晚道左聞人呻吟下馬披蒿萊尋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上瘡壞無毛異其有聲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必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是其血方可中用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蘆生三世人

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却至洛爲求胡蘆生耶
裴沈然而返洛中訪胡蘆生裴沈具陳其事拜而祈
之生無難色取一石合子大如兩指以針刺臂滴如
乳下滯合以授裴曰無多言也及鶴處老人喜曰固
是信士乃以血盡塗鶴瘡上言與之結緣旣而謂裴
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
呼之隨行數里至莊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
茗老人指一土龕曰中方少漿可就飲之裴視龕中
有杏核一扇大如笠中有漿其色正白乃力舉飲之

味如杏酪不復饑渴裴拜老人願爲僕老人曰君世
間微祿不可久住君賢叔真有所得吾與之友出入
遊處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達之因裏一幞物大如
美盞戒無竊開其視鶴瘡金已生毛矣又謂裴曰君
向飲漿當哭九族但戒酒色耳裴還洛中將竊開其
幞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止其叔開之有物如乾大
麥飯因食之入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歲也

權同休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士下第遊江湖間遇病貧窘有

村夫賃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
草雇者但具湯火意不爲市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
忽見折小樹枝盈握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麤沙
按之爲豆湯成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
者曰余貧病多時旣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中
父老丐少路糧無以辦之雇者乃斫一枯桑樹成數
筐札聚於盤上以水灑之悉成牛肉汲水數餅爲酒
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獲束練三十緡秀才方慚謝
雇者曰某遭遇道者過亦甚矣今請爲僕役以師事

焉雇者曰余少有失謫爲凡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
日勿請變常且卒其事秀才雖諾之每所呼指常感
蹙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爲說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
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筋及髮頽藥力不能化
因去不知所之

曹橋潘尊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尊師者其家贍足虛襟大度
延接賓客行功濟人一旦有少年容狀踈俊異於常
人詣觀告潘曰某遠聆尊師德義拯人急難甚欲求

託師院後竹徑中菰齋內寄止兩月以避厄難可乎
或垂見許勿以負累爲憂勿以食饌爲慮只請酒二
升可支六十日矣潘雖不測其來聞欲逃難欣然許
之少年遂匿於茅齋中亦無人追訪之亦不飲不食
六十日旣滿再拜謝焉從容問潘曰尊師曾佩授符
籙乎潘云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
耳少年曰師之所受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
社令籙一階以冒奉傳以申報荅耳卽焚香於天尊
前傳社令名字及靈官將吏隨所呼召兵士騎乘應

時皆至旣畢令之曰傳授之後隨逐尊師營衛召命
與今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謂潘曰可於中堂壘牀
爲壇設案机焚香恭坐九州內外吉凶之事靡不知
也但勿以葷血爲犯苟或違之冥必有譴若精潔守
慎可致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潘卽設榻
隱几坐於中堂須臾四海之內事無巨細一一知之
如是旬日爲靈官傳報頗甚誼聒潘勃然曰我閑人
也四遠之事何須知之嚴約靈官不使傳報荅曰職
司不宜曠闕所報益多約之不已潘乃食肉啗蒜以

却之三五日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
少年來曰吾輕傳真訣以罹譴責師犯汚真靈罪當
冥考念以前來相容之恩不可坐觀淪陷別授一術
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不爾常墮於幽獄矣
潘自嚼葷食之後自知已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
年乃取米屑和之爲人形長四五寸置於壁竇中又
授玉子符兩道戒潘曰民有疾苦厄難來求救者當
問粉以知災崇源本然以吾符救之勿取緡錢務
庶精至過耳勤行不替十年後我當復來自是潘

以朱篆救人祛災蠲疾赴之者如市十餘年少年復
至淹留逾月多話諸天方外之事然後別去歲餘潘
乃無疾而終疑其得尸解之道也

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求出爲均州刺
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
性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
一人衣飾故弊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所自
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卽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

教王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染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力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揆腰巾之水以丹與之因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厄勸立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來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會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

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已困無憂也翌日山人令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揚歷任清切便蕃貴盛而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丹十粒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怠修鍊世限旣畢

清真宮志卷之七
卷之七十一
十
佇還蓬宮矣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僅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聞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瑯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屈於紫極宮王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間日仙苗因出遇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

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問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卽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予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次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絕有小豎立於所樵者勅之曰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第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豎謂芝僕曰可閉目因搭其頭

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
芝共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傳中宵樵者謂子芝
曰子已醉矣予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曰可復書
朱符置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甚堂堂美鬢
眉紫袍秉簡揖坐樵曰坐引蒲而巡一壺且褫樵者
燒一鐵筋以煖紫衣者云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
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濱
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覩夜來共飲者廼
神耳鐵筋之驗宛然趙均郎中時在幕府自驗此事

弘文館校書郎蘇稅亦寓於中條甚熟蹤跡其後子
芝再遇樵仙別傳修鍊之訣且爲地仙矣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小與隣舍閻丘氏子
偕學於師氏又玄性僑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閻丘子
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爾非顛而與吾偕學吾雖不
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閻丘默有慚色歲餘乃死又十
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叅軍既至官郡守命假尉
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

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友謂又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豈其罪邪又玄慙而召仇旣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辭又玄怒罵曰爾市井之賍徒知錐刀何僭居官秩耶且吾與爾爲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慙耻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僑居濛陽而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詣之

願爲門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稟有所授又玄稍情辭之而還其後因入長安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竒之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間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爲非黷罵辱我又爲仇氏子作尉唐興與子同舍受我厚賂而謂我爲市井之賍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於人間與汝爲友將授汝

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旣悟其罪而意以慚作而卒矣

蚪鬚客

蚪鬚客道兄者不知名氏煬帝末司空楊素留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持權驕貴蔑視物情衛公李靖時擔簞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與同出西京將適太原稅轡於靈石店與蚪鬚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而蚪破衫蹇衛而來投布囊於地取枕欹卧看張妓理髮委地立梳

於牀靖見蚪鬚視之甚怒未決時時側目張熟觀其面妓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視靖令勿怒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卧者曰張妓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云第三又曰妹第幾曰最長喜曰今日幸得逢一妹妓遂呼靖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遂拜之環坐割肉爲食客以餘肉飼驢笑曰李郎貧士何以致異人且話其由客曰然則何之曰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嘗知太原之異人乎靖曰州將之子年可十八姓李客曰似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

予一見否靖言余友人劉文靜與之甚狎必可致也
客曰望氣者俾吾訪之遂約其日相俟於汾陽橋及
期果至靖話於文靜曰吾有善相者欲見郎君請迎
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遽致酒迎之俱見太宗
不衫不履褐衣裘而來神氣揚揚邈與常異客見之
默然居未坐氣喪心死飲數杯招靖謂曰此真天子
也靖以告劉益喜賀既出虬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
也然亦須令道兄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東
酒樓下既至登樓見虬鬚與一道流對飲因環坐爲

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與劉文靜對其蒼鬚靖俱會文
皇亦來精彩驚人長揖而坐神清氣爽滿坐風生顧
盼煒如也道兄一見慘然下碁子曰此局輸矣於此
失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奕既出謂虬鬚曰
此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同入京
虬鬚命其婦妹與李郎相見其婦亦天人也虬鬚紗
巾褐裘挾彈而至相與入中堂陳樂歡飲女樂三十
餘人非王侯之家所有也殆若洞天之會既而昇二
十牀以繡帕蓋之去其帕曰此乃文簿鑰匙耳皆珍

寶貨泉之數併以克贖吾本欲中華求事或龍戰三
五年以此爲輕費今既有主亦復何爲太原李氏真
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一妹善輔贊之非
一妹不能贊明主勉之哉此去十年後東南數千里
外有異是吾得事之秋也聞之可潛以酒相賀因呼
家僮百餘人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甯王也言訖與妻
戎裝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助
文皇締大業貞觀中東南夷素有海賊以艘船千艘
兵十餘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爲王國內以定靜

靖知虬鬚成功歸告其妻乃瀝酒東南而賀焉故知
真人之興乃天受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辭者
哉

崔希真

會稽崔希真嚴冬之日有負薪老叟立門外雪中崔
凌晨見之有傷憫之色揖問之叟去笠與語顧其狀
貌不常乃問其姓氏云某姓葛第三崔延坐崔曰雪
寒旣甚作大麥湯餅可乎叟曰大麥四時无足食之
益人勿以豉不利中府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張

續欲召回工爲圖連阻沍寒画工未至張絹倚于壁
叟取几上筆墨画一株枯松一株藥道士一鹿隨之
落筆迅逸画蹤高古殆非人世所有食畢致謝而去
崔異其事實以自隨因遊淮海遇鑒古圖畫者使閱
之鑒者曰此稚川之子葛三郎畫也崔咸通初入長
安於灞橋遇鬻蔬者狀貌與叟相類因問非葛三郎
乎蔬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人間
安得識之負蔬而去不知所之

越僧懷一

越僧懷一居雲門寺咸通中凌晨欲上殿燃香忽見
一道流相顧而語曰有一奇境事能往遊乎懷一許
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幽勝或連峯槩天長松
夾道或瓊樓蔽日層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
之覺饑道流已知矣謂曰此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
療饑以一桃投之大如二升噐奇香珍味非世所有
食訖復行或凌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身雲末或
振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如是復歸還舊居
已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周遊人間與父母話其事

因入道歷詣仙山更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王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出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餘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似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克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

後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爲宦官所攝無疾而死經宿乃蘇云旣到陰冥間有廨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案牘示之見其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而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見許即令還其人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知再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欲其人

曰或遺鳴砂弓卽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反魂丹有症悞暴死者研丹一粒拗開其口灌之卽活嘗救數人有闈官夏侯者楊與丹五粒以服之旣而以爲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旣遣還夏侯得丹之効旣蘇盡服四粒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泰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

及其門見一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荅徐齊曰某會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遽令却廻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可乎道士許之後卽因改名延年矣楊自審丹之靈効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誼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之子暴亡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閑放唯以金石爲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

名云鳴砂寺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見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矣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見餽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明日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有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卽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之入洞可十餘里猶須執炬十

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屋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牀上有飲食名品極多皆新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割開三五所請以奉於薛公爲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有散麩洩麩堆鹽積豉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旣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履跡往來皆長二三尺纔如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

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年資糧留於少室山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自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饑甚間食香買蒸餅嚼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旣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吳平縣界所食之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列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

積陰功天挺仙骨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嚼之必化爲石矣

蜀氏

蜀氏遇晉氏饑輩三五人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羣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纔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櫛比間井繁盛了不見鹿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荅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穴密誌歸路以告太守劉悛悛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

度仲冲雍荆記曰武陵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
峭拔上有葱自成畦隴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甚美
山頂有池魚鼈至七月七日皆出而遊半巖室中有
書數千卷昔道士所遺經也元嘉中有蠻人入此山
射鹿入石穴中蠻人逐之穴傍有梯因上卽豁然開
朗別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
多蠻人驚遽而出旋削樹記路却結伴尋之無復處
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內名山之中神異窟宅非止一
處則桃源天台皆其類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求道自
三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遇洞府必造之
焉入峩嶺山聞有七十二洞自雷洞之外諸崖石室
邃穴之間無所遺焉偶歇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叟
自下而上相挹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
靈洞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可
輒入訪須得洞庭記嶽瀆經審其所屬定其名字的
其里數必是神仙所居與經記相合然後可遊耳不

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嶽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可戒也悟玄驚駭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我居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多言但謁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爲誰叟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爲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悟玄復至市門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命其妻烹肉與悟玄爲饌以肉三器與之悟玄辭以不食肉久矣張曰遊山須得无勞不至饑乏然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得到矣勉

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敢拒命食盡二器厭飫彌甚張亦勸之固不能食矣食訖求去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長松下有迴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以瓦扣之三二十聲門開則入每過門即扣之則神仙之境可到矣依教入山果得洞與所指無異以瓦扣之良久峭壁中開洞內高廣平穩可通車馬兩面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扣之復開大而平闊徃徃見天花

夾道所窺見花卉之異人物往來之盛多是名姝麗人仙童玉女時有仙官道士部伍車騎憧憧不絕又遇一門扣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開久之聞震霆之音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三五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景趣矣復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許日矣自此志棲名山誓求度世復入峩嶷不知所之矣

費冠卿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

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費固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未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緘批數行復緘之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畧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之而無報疑其不可干也卽以相國書授閹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爲孽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憫然顧

之揖坐與語日已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日已昏黑
或得逆旅之舍已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
明日却詣店所卽自解囊裝舒瓊席於地劉卽拂衣
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有一閣子可以憇息
僕乘於外可也卽令左右引僕夫衛子分給下處劉
引費挈瓊席入廳後對堂小閣于中旣而閉門鎖繫
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
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操筆畚掃除堂之內外庭
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

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常人世所有良久劉執
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卽見雲冠紫衣仙
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
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餚饌奇果香
溢閤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
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非世間之曲仙人
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
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笑曰費冠
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

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卽得相見矣卽命劉酌一杯酒送閣子中費冠卿窺見劉自呷酒了卽於堦下取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堦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卽得相見也旣去卽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卽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以去世劉費頗祕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鄭南海紫羅任叟

鄭南海爲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有紫羅山卽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諸藥肆中旣坐有樵叟倚檐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唐突劉歛衽而起謂主人曰某閑人也樵叟所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令去懇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紙及筆硯耳劉卽取肆中紙築以授之叟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災方重旦夕

清真齋書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爲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卽爲千里客兼亦
變衫色紫羅襪叟任其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道逸超
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爲人所訟黜官
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卽於紫羅葺居物色求訪不
復見叟世寶其書巢寇犯闕方失其所在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二上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二下

棠三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神仙感遇傳下

任生

任生者隱居高山讀書志性專靜常夜聞異香忽於
簾外有謂生曰某以冥數合與君偶故來耳生意其
異物堅拒不納其女子開簾而入年可二十餘凝態
艷質世莫之見有雙鬟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

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曰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又曰某後三日當來言畢而去書生覽詩見筆札秀麗尤疑其妖異三日果來生志彌堅女子曰妾非山精木魅名列上清數運冥合暫謫人間自求匹偶以君閒澹願侍巾箱不止於延福消禍亦冀貴而且壽今反自執迷亦薄命所致又贈一篇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書生不對面墻而已女子重贈一篇曰阮郎迷不悟何要

申情素明日海山春綵舟却歸去嗟嘆良久出門東行數十步閃閃漸上空中去地百餘丈猶隱隱見於雲間以三篇示於人皆知其神仙矣痛生之不遇也數月生得疾見二黃衣人手持牒來追曰子命已盡遂被引去行十餘里忽見幢節幡蓋迤邐不絕有女子乘翠輦侍衛數十人二黃衣與生聞易隱於墻下女子望見既至問曰何人黃衣具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謂黃衣把牒來曰公數盡矣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牒更與三年生再拜之二使者

日此三素元君仙官最貴既有命卽須回使者送至
舊居見身卧於床上使者從後推之乃蘓嗟恨累日
後三年果卒

羅公遠

羅公遠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於宮中翫月公遠曰
陛下莫要月宮中看否帝唯之乃以拄杖向空擲之
化爲大橋橋道如銀與明皇昇橋行若十數里精光
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
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上問其曲名曰霓裳羽

衣也乃密記其聲調旋爲冷氣所逼遂復躡銀橋迴
返顧銀橋隨步而滅明日召樂工依其調作霓裳羽
衣曲遂行於世明皇欲傳隱形之術公遠祕而不說
上怒乃選善射者十人伏於壁召公遠與語衆矢俱
發公遠致斃上令瘞於宮內月餘中使自蜀迴奏事
訖云臣至駱谷見羅公遠令附起居專於成都望車
駕上大驚問其行李如何曰跣足攜鞋一隻乃令開
棺視之唯見一草鞋在棺有箭孔十數安祿山犯闕
明皇幸蜀有稱維公延來請召之卽不見思其意維

△延益公遠字也上悔恨歎息累日

羅方遠

羅方遠江夏人也刺史春致設觀者如市有白衣人長丈餘質貌甚異門衛者皆恠俄有一小兒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所驚怖官司其人攝衣而走官吏執小兒至宴所具白刺史問甚姓對曰姓羅名方遠自幼好道適見守江龍入州看設其叱令迴刺史不信曰爾何誕妄若誠有龍卽令我見本形方遠曰請試之乃於江濱作小坑深濶一丈去岸八九尺引江水

注之刺史與寮佐郡人皆往注視逡巡有鱖魚可長五六寸隨水入坑騰躍漸大有青烟如練起須臾黑氣滿空雷電赭赫風雨馳驟久之乃息見龍於江心身與雲氣相連素光滿水食頃方滅刺史具表以進方遠時明皇方留意神仙卽日召見上與張果老葉法善弈其次二人見之大笑曰村兒有何解乃各執其子數枚謂方遠曰此有物曰空手及開手果無所有悉在方遠處上大驚異自後累試其術如神

李師稷

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不知所止月餘至大山瑞雲覆繞奇花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安得至此客具以告乃令移舟於岸旣登岸乃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宮觀旣入見一道士眉鬢俱白侍衛十餘人坐大殿令上與語曰汝中國人也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卽蓬萊山也乃令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號至一院扃鎖嚴固窺之衆花滿亭堂有几褥焚香階下客問之此院誰何荅曰此

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辭歸數旬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公已脫烟埃投棄軒冕與居昧昧者固不聞也安知非謫仙哉

袁滋

袁相名滋未達時居復郢間復州青溪山秀麗無比袁公因晴登臨此山行數里逕漸幽小阻絕無蹤有人儒服市藥爲業結廬山之下袁公與語甚相狎因留宿其舍袁公曰此境山泉奇異當爲靈仙之所都府儒生曰有道士五六人葢物外之士也數日一來

莫知其所居處與之雖熟不肯細言袁公曰某可來相謁否曰彼其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求美醞一榼或得見也袁公辭歸後得美酒挈而往歷數宿五人果來布裘紗帽藜杖草履相見遂通寒暄大笑乃相與臨清澗據石濯足戲調儒生爲列席致酒五人顧酒甚歡曰何處得此物來且各三五盞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來願謁仙兄乃引袁公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兼怒儒生曰公不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誠志復是士流許之從容亦何傷也

意遂漸解見袁公謙恭持甚乃時與笑語曰表生曰坐表生再拜就席少頃酒酣乃視表公相謂曰此人似西華坐禪僧良久云真是便屈指計之曰此僧去來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適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至遂與袁公握手言別過洞踰嶺捫蘿叱躍翩翩如飛倏忽不見表公後乃登第果拜相領西蜀節制

王水部

大曆中有水部王員外者篤好道術雖居朝列有布

衣方藥之士日與遊從一日有道侶數人在廳王君
方與談諧會除廁裴老携穢路側密近廳所王君妻
令左右止之因附耳於壁聽道侶言竊笑不已王君
僕使皆恠之少頃裴老備事畢王君將如廁遇於戶
外裴老歛衣似有白事曰負外甚好道王君驚曰老
人安得知莫有所解否對曰某曾留心知負外酷似
好道然無所遇適來廳上數人大是凡流但眩惑員
外希酒食而已王君異之其妻罵之曰君身爲朝客
乃與穢夫交結遣人逐之裴老笑請去王君邀從容

曰老人請後日相訪王君齋沐淨室裴老布袍曳杖
而至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話茶酒更進裴老曰負外
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術試鑪火可驗取一鐵合重二
斤分爲兩片致於火中須臾色赤裴老解布衫角藥
兩丸小於麋粟撚碎於合上復以火燒之食頃裴老
曰成矣令王君僕使壯者以火筋持之擲於地逡巡
成金色如雞冠王君降禮再拜而謝之裴老曰此一
兩敵常金三兩然負外亦不用留將施貧乏遂辭去
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曰願至仙伯高第申起居

容進否裴老曰可蘭陵西坊大菜園後相尋遂別王君乃易服往果見小門叩之有蒼頭出曰莫是王員外否遂引入堂宇甚新淨裴老道服相迎侍女十餘人皆有殊色茶酒果實甚珍服用輝煥迨晚王君告去裴老送出門旬日再去其第已爲他所質裴老亦不知所在

崔生

進士崔生常遊青山解鞍放驢無僕御驢逸而走馳之不能及約行十里至一洞口時已曛黑驢卽奔入

崔生悚懼不敢前進力固疲矣遂寢巖下至曉洞中微明乃入十餘里望見巖壑間有金城絳闕而被甲執兵者守衛之崔生知是仙境乃告曰某塵俗之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頃之召入見一人居殿服羽衣身可丈餘侍女數百與崔生趨拜使坐與語忻然留宿酒味珍香異果羅列謂崔生曰此非人世府也驢追益走者余之奉邀也蓋一女子願事於君此亦冥數前定耳生再拜謝遂以女妻之數日令左右取青合中藥兩丸與生服之但覺臟腑清瑩體若蟬蛻

瑩然嬰兒之貌每朔望與崔生乘鶴而上朝藥宮月
餘崔生曰某血屬在人間請歸一決非有所戀也仙
公戒之曰崔郎不得淹留遂與符一通急有患禍此
可隱形慎不可遊宮禁臨別又與一符曰甚急即開
乃命取一驢付之崔生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因
入內會劔南進太真錦繡乃竊其珍者上曰計無賊
至此必爲妖取之遂令羅公遠作法以朱字照之寢
殿戶後果得崔生崔生具寫本未上不信令笞死崔
生乃出仙翁臨行之符照公遠與持執者當時絕倒

良久方起敬上曰此人已居上界不可殺也縱殺之
臣等卽受禍亦非國之福上乃赦之猶疑其事不實
遣數百人具兵服兼術士送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
仙翁御殿侍從森然出呼曰崔郎不取吾語幾至顛
毀崔生拜訖遂昇洞門所送者欲隨之仙翁以杖畫
地成川闊數丈崔生妻擲一領巾化爲五色絳橋令
崔生踏過橋隨步卽滅既至洞口崔生謂送人曰事
只如此可以歸須臾雲霧四合咫尺不見唯聞鸞鶴
簫籟之聲遙望雲山而去上方知其神仙也

黃尊師

茅山黃尊師法錄甚高嘗於山前修觀起天尊殿置講求資日有數千人時講衆初合忽有一人排門大呼貌甚麤黑言詞鄙陋腰插驢鞭如隨商客者罵道士奴時正熱誘衆何事自不向深山學修道業何敢妄語黃師不測之卽輟講遜詞謝之衆人悉畏不敢抵忤良久詞色稍和曰如是聚集豈不是要修堂殿耶都用幾錢尊師曰要五千貫其人曰可盡罄破鐵釜及雜鐵來黃師疑是異人遂遽令於觀內諸處收

拾約得鐵八百斤其人乃掘地爲鑪以火銷之探懷中取一胡盧寫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銀曰此合錢萬貫若修觀計用有餘請施貧乏如所獲無多且罷之黃師與徒衆皆敬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師奉詔入京忽於市街西見插驢鞭者肩絆小褖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欲趨揖乃撥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但盭禮而已老人髮盡白視之如十四五女子也

盧杞

盧相名杞少時甚貧與市嫗麻婆者於東都廢宅稅舍以居麻婆亦孑然盧公常以疾卧月餘麻婆憫之常來爲作粥食盧病愈多謝之後累日向晚自外歸見金犢車子立麻婆戶外盧且驚異密候之見一女孑年十四五真神仙人明日潛訪麻婆曰郎君莫要作婚姻否如是則爲請求之盧曰其貧賤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郎君清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樹荒草久無人居遂巡雷電震曜風雨暴至化爲樓臺金鑪玉帳景物萃

麗俄有輜輶降空卽所見女子也與盧相見曰其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郎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旨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藥兩丸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忽失所在古樹荒草蒼然如舊麻婆與盧遂歸又清齋七日鑿地種藥適已蔓生未移刻二胡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許麻婆以刀剝其中及七日之期與盧公各處其一仍令盧公具油衣三領風雲忽起騰上碧霄耳中唯聞波濤之聲迤邐東去又謂盧公曰莫寒否令著油衣如冰雪中

行復令著至三重卽甚溫暖謂麻婆曰此去洛陽多
少婆曰已八萬里良久胡蘆止息遂見樓臺皆以水
晶爲牆垣被甲仗者數人麻婆引盧公入見女子居
殿侍從女數百人命盧公坐具酒饌麻婆屏息立於
諸衛之下女子謂盧公曰卽君合得三事取一事可
者言之若欲長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
間時得至此下爲中國宰相如何盧生曰在此實爲
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其爲太陰夫人仙格已
高卽君便當白日昇天須執志堅一不得改移以致

相累也仍須啟上帝乃索青紙爲寫素當庭拜奏少
頃聞東北喧然聲云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
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於階下朱衣宣帝命
公得太陰夫人狀云盧杞欲住水晶宮如何盧公無
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
鮫綃五疋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
求水晶宮住否欲地仙否欲人間宰相否盧公大呼
曰欲得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婆
速領回遂入胡蘆依前聞風雨之聲至地遂到舊居

塵榻儼然時已中夜胡盧與麻婆俱不見矣杞後果
爲相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一
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於寒苦且浪跡江湖決別
而去後李生爲橋子園吏隱欺折官錢數千貫羈縻
不得他去貧悴日甚偶過楊州阿師橋逢見一人草
履麻衣視之乃盧生也昔號二舅李生與之語哀其
衣弊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耻公不外物投身凡冗

之所又有積負且櫻囚拘尚何面目以相見乎李生
原謝二舅笑曰居所不遠翌日馳馬奉迎至旦果有
一僕御駿足而來云二舅邀郎君旣去馬疾如風出
城之南行數十里路側有朱門斜開二舅出星冠霞
帔容貌光澤侍女數十人與橋下儀質全別邀李生
中堂宴饌名花異木疑在仙府又累出藥品悉皆珍
奇旣夕引李生坐北亭置酒曰適命得佐酒者頗善
篋篋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貌極麗新聲甚嘉李
生視篋篋上有朱書十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

樹罷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家質貌兼美
李生日其安敢及此二舅許爲成之又曰公所負官
錢幾何曰二千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內
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鹽也迨晚僕人復御
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泊歸頗疑訝爲神仙
矣卽以拄杖詣波斯店其輩見杖曰何以得之依語
付錢遂得免繫而去旣驚且異乃再往盧二舅所居
將謝之卽荒草原地而已悵望而歸其年往汴州行
軍陵長源以女嫁之旣見頗類盧二舅北亭見者復
解篋篋仍有朱字視之果見天際之句也李生具說
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女曰某少年兄弟
戲書之句嘗夢見云仙官追如公所言也李生嘆訝
之甚後竟不能得遇

李石

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荒草中間有人
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某已爲先厄運所
鍾爲樵者見傷一足將折須得人血數合方能愈也
君有仙骨故以相託李公解衣卽欲刺血鶴曰世間

人少公且非純人乃拔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映照之卽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陽所遇頗衆悉非全人或犬彘驢馬首偶於橋上見一老翁騎驢以睫照之乃人也李公敬揖具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宣臂刺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其傷處裂衣封裹鶴謝曰公卽爲明皇時宰相後當輕舉相見非遙慎勿墮志李公拜之鶴冲天而去

李主簿

近有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出關過華嶽廟將妻入

謁金天王妻拜未終氣絕而倒唯心上微暖昇歸客邸馳馬詣華陰縣求醫術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術奉詔投龍廻去此一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騎馳去約十五餘里遇之李公下馬伏地流涕敬拜具言其事仙師曰何等妖魅乃敢及此遂與李公先行謂從者曰鞍馱速驅來持朱鉢及筆至舍已聞哭聲仙師入見曰事急矣且將黑筆及紙來遂書一符焚香以水噀之符北飛走聲如飄風良久無應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頃之亦無驗少時鞍馱到取朱筆

令李公左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符噴水叱咤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眼開良久能言問其狀曰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聞敲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逡巡門外開甚門者數人細言於王王曰且發遣是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王扼喉纔能出聲曰放去其遂有人送出第三符也李公聲囊以謝之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

盧常師

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恬淡不樂軒冕世利蔑然無留意因棄官之東洛謂所親曰其與浙西魚尚書故舊旬日當謁去又曰其前身是僧坐禪處猶在會稽亦擬自訪遺跡家人亦怪其將遠行而不備舟楫不旬日而卒

裴令公

裴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以清酒名果敬祭當得冥助也裴公自此未嘗懈怠

及爲相機務繁迫乃遺始志心或不足未始言於人
諸子亦不知在京有道者來宿于裴公第中夜謂曰
相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
感於相公裴公心知其廉貞不知靈應後爲太原節
度使家人染疾召女巫視之有彈胡琴巫顛而倒之
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軍遣其傳語何
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敬謝之裴
公大驚女巫曰當擇良日齋潔於靜院焚香設酒果
將軍亦欲示見於相公別日裴公沐浴具朝服立於

階前東南奠酒再拜見神披金甲持朱戈身長三丈
餘南嚮而立裴公驚悚流汗俯伏於地不敢動少頃
卽不見問左右皆曰無之自是裴公尊奉有踰厥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二下

程